

泅渡而來的一片綠和藍



得獎者簡介

我，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心理學系，現就讀於香港大學文學院一年級。找到一個半工讀的好方法，因而故作神秘，與時代嚴重脫節。信主，除祂以外沒有別的神明。看透生死，準備流浪，可已屆適婚年齡，計劃安放不妥協的靈魂。曾獲大學文學獎、全港青年學藝中文詩獎、香港大學新詩獎。

進城的目的詭譎得幾近徒勞
由北至南，翻過新界迤邐的群脈
港島南的絕崖是終站，萬呎宅第
如雷絕地一聲築起，隱沒了身份
沉默得自然無比，抬頭就是一片藍
而被綠熊抱著江山，每一扇窗
都開向海洋，靠山，窮一生漂蕩
又回到記憶中朦朧的祖屋原型

一九六二年夏天
祖屋後的溪流逼滿習泳的同鄉
天真的笑靨如葉落在水面，隨波追逐
溪水是那麼年青，八九點鐘的太陽

從火車帶回來的巧克力充滿巷弄
隔鄰的筵席已擺過多場，鞭炮聲
此起彼落於誰的夢？嶙峋的屋脊
千年來敲響著甚麼的夢？生來就是
飢餓的載體，如何得力閱讀
暗淡的國家前景，如何去愛

於是整裝出發，以毛主席的語句定驚
向西，如同汕尾一名本死的士卒
踩著激昂的步伐，如何明哲保身
如何與老虎的糞便共枕
去躲避邊防殖民者獵犬的利齒
當保險套不再計畫生育，充氣後
可以成為一種新穎的拯溺泳技
樹皮與泥土原來是觀音宴饗的慈悲
從來諳熟深山的黑夜，月光與山嵐
此刻，卻比祖父遺照的愁容陌生
那些同行者的號哭、遺下的斷肢
已經無暇拾回，路上不斷咳咳喘喘
河谷的水仿佛不再流動了，只有血染
噢！彼岸就是黎明，以瀑布的急湍心情
絕崖一躍而下，泅渡，於深圳河

終於破開邊境的鐵絲網，如同無數
蝴蝶破繭而出，上岸的腳步依然
離不開整座顫抖的海洋，帶鹹
往後的日子卻立誓與甜相關
一直向南疾走，高處不勝寒

偏愛搭屋於高樓天台之顛，看人民上市
也看遠處絕崖臥成一隻雄獅
步履留有浪湧的記憶，不住搖晃
於舶來品構築而成的城市之間
彼時燈火通紅，不夜天已把
深山的印象趕進失憶的洞穴
放光，成為香港騰飛世界的一根羽毛
黏紙盒、縫袜子、勾紗，從手工業到
三行，從運輸到搬運，才嘆喟
讀書是死路，有誰還誦讀毛語呢？
殘餘鄉音的廣東話開始籠絡商賈
碼頭吞噬碼頭，市場啜吮另一個市場的血
天色更藍，再向南方遷移，靠山
擁有更多糖果的日子，帶甜的
房子日夜生長如向陽的蔓藤爬向一方

旋滿利刺，四十多個寒暑以來
經歷了甚麼？苦苦經營，又回到
記憶中朦朧的祖屋原型，日暮流動
在每扇向海的玻璃裡，雙腳已平穩
安然於即使一張搖椅上，拒絕
與城市連結，卻一直隸屬這個城市
詭譎，卻是多數人追求的一片綠和藍

得獎感言

榮耀理應先歸於上帝，繼而飲水思源，感謝迦密主恩中學母校的馬玉美老師，繼而是我最愛的女人，何姑娘。

總認為藝術的靈魂需要一個載體，文字也罷，音符也罷，舞蹈也罷，色彩也罷，建築也罷，用一種合適的方式讓它高度凝聚、呈現、淨化。

獲獎只佔整體的一部分。

突然閃出中學陸運會的一個片段，有位同學把百米短跑的季軍獎牌掉進馬桶，板著臉說銅色的獎牌很醜。當時，我一臉莫名其妙，心想獎牌有一定重量，應該沖不掉。當然，我知道他是不憤使然。後來，我也把家裡大部分的獎牌、獎杯都丟棄了，認為獲獎後應是另一次重新的出發，無謂裹足於當前。



評審意見

鄭愁子教授

這是一首小小的詩史，時光上溯到1962。這不是一段散文分行式的敘述，雖然整首詩的進行是一番回憶。四十多年了，作者沒有強烈的怨噬而成功地用詩的意象，詩人內心深處的愛，行文的功力，情節的描述、動作與實景的相應、造出一首詩最高的境界——戲劇性。全詩先滿是動的意象、圖畫、動感；看這樣的句子：「而被綠熊抱著江山 / 每一扇窗都開向海洋」；「樹皮與泥土原來是觀音宴饗的慈悲」；從這樣的對比中，作者理性的反思，「四十多個寒暑以來 / 經歷了甚麼？……又回到記憶中朦朧的祖屋原型……」這就是詩人的摯情，在這首詩中藉技巧表現得很成功。

